

Western canon of art history

Monthly

1.00

Sharing resources



#在人间找人

野人惊诧



冯火



2022年5月第111期



IG: @documenta

冯伟敬: 艺术王	1.5
刘阿尖: 流浪世人	02
: 2020/10/22/1355	2.5
PM: 下午	03
itsoba: 可循环型标题	3.5
李炸炸: 动物世界	04
熊佳: 熊食料	05
鲑鱼: 塔公园	5.5
彭袁清荷: 愚人船	06
丁笑: 北京日记	6.5
下雨: 青春期	07
Hermine: Widerstand	08
FRANCES: 临时集会	11.5
马桓: 斜塔	12
李翔伟: 情书	12.5
Y岑青儿: 永远的冷诗	13
孟焱: 北方风景——孟焱的诗	14
锈树: 无用功	15
丁莫非: 小丑之花	15.5
徐Cc: Cc画展	16
smoooon: 野森林	17
艳秋: 杂谈	17.5
野乔: 孤独一次, 就终身孤独	18
予飞: 铅笔头漫画	19
丑丑: 我也不知道何时开始的	20
梁嘉懿: 断光诞生	20.5
陈柯言: 企鹅饮水室	21
陈渴乐: 可乐女工	22
范庆奇: 我残梦一般的村庄	24
sometin: 致郁日记	25
王生鱼: 睡大觉看见时	26
辛明: 到处看	30
萧晓龙: 航上的史诗	31
旱地: 寂寞就寂寞死算了	32
阁得: 夜色不美从你的吻开始, 我终于爱情但把它葬进土里	32.5
黄普: 黄普专栏	33
小鱼干: 荒荒的日常!	34
Grice: 千字文	38.5
屠剩: 空洞	39
蓝狗: 醉酒日记	40
北暮: 破烂诗人	42
音森玫瑰: 快乐呀, 水手	42.5
大毛: 大胃治	43
叶子君: HELLO THERE	46
朱建林: 我叫阿史	47

吹水: 朱建林 打印: BUBU 大使: 史镇豪
劳务派遣: 欧飞鸿 排版: 冯伟敬

联系方式: 扫上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平台

相关声明:

凡接受本刊邀请或向本刊投稿经采用者, 均同意图文内容于本杂志、合订版、网络等不同媒介传播;

版权所有者 本刊图文非经作者同意不得刊载;

不设稿费、不作编辑校对, 所有栏目内容均为独立创作, 不代表本刊立场;

内部刊物, 仅供创作交流, 不对外销售;

感谢所有撰稿人的无偿供稿。

打开一楼铁门就是楼梯，这种设计是90年代在沿海制造业链条周边地区兴起的建筑设计。它挪用了商品房的理念，一般来说屋主会占据一到两层，地面作为车库和商铺，其余楼层则分租给租客。奇怪的是，这种建筑竟然出现在农村。

上楼梯时关叔说这栋房子的主人当时分地分到两块连一起的，后面三个儿子都成家的了，除了老么刻苦念书谋求了出路，其余都不成器，赖在了农村。后来老大老二不和，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闹，但两块地连在一起，分开建又太小，一起住又折腾。最后老么给了个这种方案，直接把房子改建成相对独立的商品房，三兄弟各一层，老人一层，谁也不犯着谁得了。

“所以这房子有两个入口，两个楼梯。你们现在走的只通34层。”

“那现在那家人还在这屋住？”

“早就全搬走了！都搬到城里了。老么后来赚大钱了，两个老哥都跟他混了。你们住的是当年老么的那层，压根就没住过。而且其他楼层他们很多东西在这没搬走，根本没法租出去。换个说法，这栋房子你们独占了，打锣都没人投诉你们，怎样兄弟，够意思吧。”

“不错是不错，但还得进房子看看才知道。”纯屹一本正经地说。

关叔笑笑没说话，从裤兜里的钥匙圈翻了快五分钟才找到钥匙，一开门，比比和纯屹都惊呆了。

空间非常的大，如果他们有些看房经验就能估摸出占地要超过90平，很开阳，果真如关叔所言，一面看鱼塘一面看竹林一面看江。通风，干净，明亮。是真的不错。而且看得出来，的确没人住过，虽然满是灰尘，但墙身很干净，最明显的就是一个电器家具都没有。

纯屹绕了几圈，说：“不错是不错，但这别说空调电风扇，连床都没一个，我们要置办了这些东西，肯定就带不走了。要不这样，再少个两百我们立马要了，之后家具都给你了成不？”

“你们信不信我放1200都大把人家抢着要？不要拉倒！”关叔一听急了，比比一看纯屹还想继续犟，连忙按住，道“那成，我们要了。”

关叔回家拿收据和钥匙去了，纯屹才说：

“你干嘛呢！至少再压个五十啊！”

“哎，这看房最折腾人了，要价格合适，又喜欢就算了。”

“可我们不是要买家具电器？这黑中介明摆着让我们给他置办，后面涨价租啊！”

“所以我们按这个价钱签个长约，然后到买些二手家私家电，等我们退租的时候，再把东西全卖出去，亏不了多少的。”

“诶？高啊！”

未完待续

《失眠》

好讨厌失眠

只是躺着 什么也不做

好像身边的一切都在随着时间慢慢流逝

只有我处在时间的缝隙 默默感受周围的流逝

我不明白大脑怎么会脱离身体独自清醒

现在的我和两个小时前的我毫无差别

手表上消失的两个小时也毫无意义

只有心情开始烦躁 眼皮越来越沉

我静止了

大脑不再休息 细胞停止分裂

我被一层膜隔开

时间 空间 都感受不到我

我会被遗忘 慢慢消失在时间的隧道里

2022/5/30.

202206160109

202205~060xxxxx

和世界说话
听雨流下来
没有嗅觉
转过头
失去 能力

等膝盖里长出了角

和尚在夜里会不会巡游？
绕着佛堂做梦

2022xxxxxxxx

碳的身体，抑制一次出生，一次死亡，一
次想也不想
一天过去了，一天漫长
打开窗户也没有风的下午
虫群像阵雨

白天很忙
我想。

然后傍晚，
我会不会是你的土地

202203260413

我们的一生
仅仅是未了保存些秘密
看飞碟路过荒地
荡过麦田
我们扼住吠叫的狗
害怕泄露出信息

挣脱掉双手的狗
疯跑在干燥的田埂上
仿佛明天将有雨水来临

看向对方；
在我们之后
再也没有飞碟
在眼前
露出踪迹
后来
我们的一生仅仅是为了保存些秘密

2020/10/22/1355 /

2.5

巨大的下午

影子间的谈话

阳光中的嗡嗡，大海深处的响动
海，是海风持续的谈话。我听见
词语，遮盖一片云的聚散

所以在水的平面我抚摸你

布谷鸟衔住了
树林里传来的一阵咳嗽
就像希望被抬高，或停止？

一个人蹲在路边是一种声音
在你的下午循环的一只支歌
在无人所及的僻静之处燃起了一把火

光，把你强烈的身体打了结

我和你被新鲜的迎春花重复
傲慢的旋转
热烈的焚烧让我们的手势保留完整

现在我们试着解开
看不见的鸟在空中搭建的季节
嗯，你知道的四面的落羞

你知道的高高的白桦低矮的你的心——

高处有鸟狂欢的路径
你却偏爱泥泞，偏爱口袋里丢失的在睡梦里找到
在手套与手之间，在缺席间，轰隆隆，战斗，忧伤

下午 / pm

《》

1.

在一本送货单上连写了三页纸树打开门进来我大声（且激动）地让他立马就读树说他要先去冲凉

2.

对于红旗超市 A2308 的倒数第三列货架（从进门看）的正数第一行置货层板（从进门直走到尽头右转蹲下眼睛从地面往上看开始数）的第十一件商品（从眼睛准确无误地看见的第一个商品开始由右往左默念），我看到了它。为了验证我看见了它，我走出红旗，重新进来，用以上步骤找到它，一共两次（实际来说）。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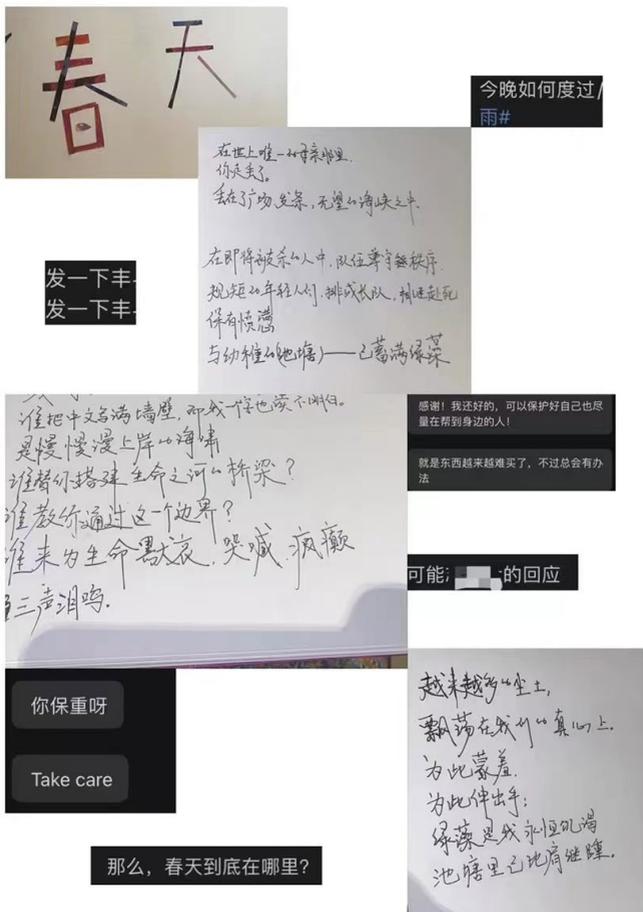
拉力赛是一种骑行比赛，最初是为了更为愉悦的竞技体验，而后演变为与自身撕扯的娱乐性项目，不是很轻松，对于 13 - 18 岁的青少年和 20 - 30 岁的青年来说，一个 19 岁的人，他可能在上学或者不在。很无聊。





阿莉莎

揣度的忧思郁结在葡萄藤上



2011.5.21/21:55 草，心情已经郁闷到需要别人的好话来舒缓，自己对自己的心理控制已经接近了失控的边缘。36 氩的聚会，我看到了解决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一个创业公司，自己很久以前的想法，突然发现自己一直以为很个人的想法其实其他人也存在着类似的想法，毕竟中国是十几亿的人，世界时几十亿的人，几十亿的想法，总会有着很多的重叠，想法大家都有，我再次感受到了执行力的决定性，时机也是十分重要的东西，这个其实很讲宿命，新浪微博不是中国第一个微博，却是中国最成功的微博。这就是宿命。什么是我自己的宿命，自己就一直在寻找这个东西。记录：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4NTM5MzI0.html2011.5.21/22:07

不知自己走上了一条什么路？他闻到一阵花蜜的香，香甜的那样旁若无人，他闭着眼睛，甜腻的气息冲击着他，他不自觉的张开双臂，仰起头，像是在阳光底下宽敞平坦的道路那样。有光照耀着他。他的四肢摇摆着，不如说是飘动着，类似巨大的番茄蒂。他升起来，身体像是被施了咒语，因为沉重而四肢垂坠着，也只有他自己相信眼前的这一些，在一个无人的夜里，他升起来这件事。像苹果，像梦中升起的苹果，他则表现为番茄蒂。还有四个番茄蒂慢慢显现出来，夜里，出现就是出现，没有人来说清。然后，相邻番茄蒂的两肢互相绞扭着，但温柔，互相均衡的作用力，不多也不少，隐隐的。就这样愉快的，旋转着，所有的一起。伴着规律的轻微跳跃来区别出某种难以察觉的节奏，这简直好，他获得了什么。他睁开眼，睁开小小的一角，他不想惊动什么。旋转的四周发着光，准确的说光是从他几个身上散发出来的。他在夜里看这四周—原点是一面又一面尖角的间隔着一些矮的，只能分辨出深绿色的灌木丛的房子排比伫立着。接着是一束像摆好后安插在土壤里的巨大的花，浅粉的，浅鹅黄的，花瓣厚实而纯洁，向上牵引着仿佛有根丝线吊着般的昂着。再然后是一片土地，土地也散发着光所以白，没什么惊奇的所以一会就看过去了，接着又是房子、花束、土地，这就是他在旋转着的空间中能看到的全貌。光线往远处去越来越暗淡、最后黑了，黑压压的，胆战心惊的。他艰难的抬起一点头，耀眼的光进入眼睛。是他欢快而活跃的身体，和番茄蒂。这让他眩晕，让他彻底回到那天中午 12 点的阳光底下，阳光，阳光，他闭上眼睛，最终他只得闭上——不再害怕坠落沉浸在温暖的阳光里，他感到身体边缘的融解和因融解带来的模糊，哪里来的把握还是完全不关心？

现在他清楚了方向，左边依次是房子、花束、土地，在黑暗里他回想着刚刚，刚刚，他只记得光线，那是太阳。但热在散发，黑暗冷峻的夜从他身上再次夺取了能量，现在他的身体坚硬、强、警惕。风吹过半握着的手，手微微动了一下，他分辨不出热量是正消失还是随着他凝聚的身体再次聚集？他伸开的五指在风中张开，源源不断的风吹过皮透进肉，只剩手心散发热量，在黑暗中他感受着这一过程。他没发觉，发丝、衣角都在飘动着、飘动着，成为一幅永恒的画面。原来在夜里是不会要求阳光的，在夜里不会因此而失落，因此觉得浪费了什么。

Enchanted by his moral camouflage to cover up your guilt.
Or you wouldn't have told your story in such a sinuous way.

Ma Luo

No, I have been sincere. I cracked open my struggling mind
and frankly exposed what I saw and what I felt.

Achebe

I saw a mind disturbed by struggles as much as a canvas
coated with blurry paints. You are covering your secret
guilt by eliminating the cruelty of reality.

Ma Luo

I am struggling exactly because I have seen cruelty. I've
seen death, and even more than death...

Achebe

Pay attention to words. I said the cruelty of reality, not
the beautified cruelty of a dream.

Ma Luo

He died in front of my eyes and that was reality.

Achebe

I'm sorry, but I don't really care. I heard all what he
said and sinister voices in my head tell me not to feel for
him at all. More people died when you didn't bother to
look. So where did their deaths go? They became your
dreams. Your nightmares.

Ma Luo

You mean when your people died.

Achebe

Or suffered. In the mythology of my people, every clan has
a place called the "evil forest." In it were buried all
those who died of the really evil diseases, like leprosy
and smallpox. Well, you can think of AIDS or Ebola in
today's case, but it's not the point. The evil forest is a
dumping ground, alive with sinister forces and powers of
darkness. When the white missionaries came to my homeland,

the elders gave them the evil forest to build their churches, because anyone who should dwell in the evil forest would die within four days. But the first day passed and the second and third and fourth, and none of them died.

Ma Luo

With all due respect to your culture...

Achebe

Save the hypocrisy, I'm not preaching Igbo superstitions to you; I'm a materialist ghost. I was saying that your people made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your evil forest. Instead of churches you built railroads and airports and factories, because you thought you didn't fear any sinister force. You thought you only feared guns.

Ma Luo

There's something more than guns... It's something dim and dark...

Achebe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 woman once sent her daughter to bring food. She went, and brought back a duckling. "You have done very well", said mother to her daughter, "but tell me, what did the mother of this duckling say when you swooped and carried its child away?" "It said nothing," replied the daughter. "It just walked away." You must return the duckling." Said the mother, "There is something ominous behind the silence." And so the daughter returned the duckling and took a chick instead. "What did the mother of this chick do?" asked the mother. "It cried and raved and cursed me." Said the daughter. "Then we can eat the chick," said her mother. "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from someone who shouts."

Ma Luo

In the heart of darkness it's their silence.

Achebe

The bullet shoots into your stupid colleague's head. But the silence penetrates your own heart. Your colleague died an explainable death and soon someone is going to pay the

price, but behind the solemn silence there are obliterated lives for whom no price will ever be paid. So, the time finally comes that they are taking other's lives to pay for the blood they have shed. You know that your agenda is responsible for their destiny, so they don't disappear. They become your guilt and change what you see.

Ma Luo

I see the sun. It's always there.

Achebe

It's an exploding missile and it's quite recent.

Ma Luo

I see the desert. It's always there.

Achebe

It's the base of hundreds of gunmen and bombers and it's quite recent.

Ma Luo

I see the air shaking in the tropical heat.

Achebe

And it distorts your sight for those burning buildings and cottages.

Ma Luo

I see your people. They're always there.

Achebe

With such strangeness as if we never existed until you discovered us.

Ma Luo

No! I know I'm a visitor.

Achebe

A frightened visitor that keeps his distance from who we are.

Ma Luo

You are human as much as I am, and I don't see you other than that.

Achebe

Lazy workers, wild sluts, stupid apprentices, thieves, robbers, rapists, terrorists.

Ma Luo

Most of you are not.

Achebe

Some of us are.

Ma Luo

That's not your fault.

Achebe

Then whose fault is it?

Ma Luo

White people.

Achebe

And do they come into your sight?

Pause.

Ma Luo

No.

Achebe

Do they come into your dream?

Pa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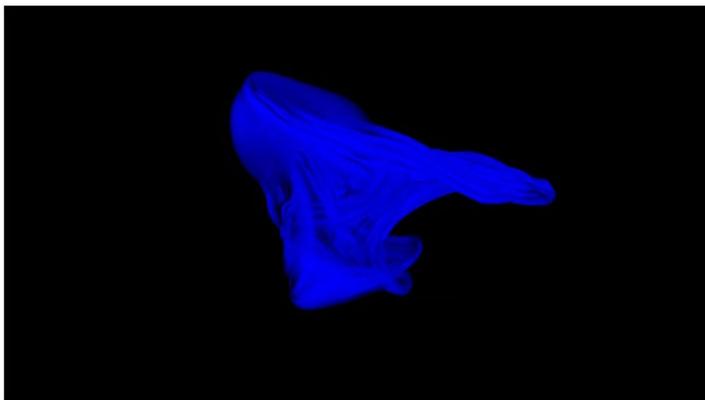
Ma Luo

No.

Achebe

06/10/2022 傍晚

那些人相互之間都是陌生人
沈溺在各自的快感中
黑暗中裹挾著從未停止注視的眼睛
這時，你已經開始告訴我
全部
關於你所知道的



参观

心情：啤酒味
盲人的门童
梦游的时候登上岸
门童在梦中
裹着丑陋的头巾的女人
陪在身边就像被空气干扰爆炸了
很多镜中喝酒的狗
它在它的船身上
画满礼物悉数拿回
那是后来又要了回去的礼物

它在耐心的等着
给红色的烧焦的皮肤安装马
曾乘船在街道上走过
脑袋要爆炸了
要腐烂了
切瓷砖砂轮的速度

每一天都是今天，
每一天都是纪念日。

2011.6.31

情书
李翔伟

12.5

《寄与不寄间》

当我开始打扫这一席之地，
才想起你已经对我死心。
桂棹易折，兰桨易断，人各一方，流光渐暗。
原谅我是个粗心又缓慢的人，
不肯被物质消磨青春。
七年前的午后，
我在街边遇见一个和我模样相仿的人，
我称他为我们，
那时候刚下完雨，
路边的积水映着红衣女子艳丽的身影，
我们在影子里相逢，
也许只是一秒钟，
天堂和地狱交换，
春天和秋天交错，
我们各自领取了孤独的爱情。

余寒的温暖伴着花开的微凉催我们远行，
你锁你的梦土，我迷我的津渡，
你焚你的草舍，我凿我的木舟，
在虚设的民国百年，流徒劳的浊泪，
握一柱凡香等了再等，
朝西海以西望了又望，
疼了指头，倦了神色，
你问为什么不肯松手，
我说松了手我怕散落。
我是用形容词堆出来的形象，
落一点灰就会变成这世间的人，
或者我本来就是一颗尘埃的全部，
借着除我以外的繁华捉弄了你。
我请求雨，
请求最初的一场大雨，
洗刷我曾在你眼中停留过的细微的痕迹。

永远的冷诗
李青儿

13

渡河的第欧根尼和一位诚实朋友
一朵臭椿后的花骨朵正传来香气
而我会没有窗户的房间看到天使吗？

杨树每长高一寸，疤痕的眼就睁得更大一些
那些夜晚，单数的神忙着等待等待的开始
复数的神已开始疲于前定前定的终结

角落里的杂草自由，如箭，且营养不良
我们保持一种合理的距离，慢些走
不去效仿那些因突出而被修剪的黄杨

向风学习一种节制的平庸，等候
摩托车呼啸着把尘土碾得更碎一些

(2022年6月，于草地)

反义词

少写生僻字，少把心情寄放于
自己也会忘记的双关语
少吃双倍加辣的酸粉，即使冬夜
冷木的脚趾也应少贪恋彻夜的电炉

少喝浓咖啡。少一些肯定，如同
少一些否认那些确切而不义的情欲
少称体重，清晨应当沉睡而非
沉溺于以舌尖抵住动脉的幻觉
那并非宇宙的风穴，也已不是神的证据

少发表情包，少一些似是而非，宽容
那些不告而别：不过是与同又回到
出世之前的孤独本源。少去辨认
梅洛庞蒂的散文或萨特的行动主义
少问一遍是否还爱，即便时态足够体面

少一些形容词，少一杯泄气的金汤力
在没有太阳的黄昏，思想落日
如对一锅炖得稀烂的土豆烧肉长久发呆
蒸汽后的目光少一些闪躲，空无一物
地望向你：美丽，少一些虚无的无理

郁达夫《过去》，外一篇
忘却的，或者用来忘却的
却潜藏于记忆的湫隘
在某些不知名的静夜和月光偷袭

我们始终未能拥有美酒
饮用的只是睡眠，只是半程旅途

而良宵，总是留恋清醒
数星星的人，明媚得如醉

(2016年于苏州街，雨后充塞泥土气息)

我想收起我的颜料盒
(献给师陀)

从大前天起，
我推翻了科学的全部论据。
我们过去相识的少年
第一个将亲自吃掉他的梦
第二个将向着他的影子走完一生
第三个将不再和我交谈

我想收起我的颜料盒
“我们既然并不比别人残酷
为什么要描画这些痛苦的画像呢？”

西什库显而易见的松柏
三百年不过长高一个拳头

(2016年，北海公园，夏日余晖的房间有如落叶)

狄俄尼索斯的缺席
总是要用雨来打湿本不干燥的城市
一百公里外飞驰的沥青和尘土
是无论如何都会腾过我的头顶
它们的日历——是不允许哭泣的

雨后和雨中，每时每刻
水门汀所孕养的城市
默默看着我们，从来不会回答

(2016年，中关村，断断续续的雨，断断续续的黄昏)

十号线：柱廊

将一座城市的喧哗在两条铁轨按压
举手倚住的，是抛光铝合金
是爱奥尼，科林斯和塔司干
我们欲言又止，穹顶之上
悬挂颤抖注目的夜色

一双眼睛抚摸着
陌生旅人，你可知
他们的笑声割疼了我的耳朵

如果风也困于速度，我多想
和你离开这一刻

(2016年，北京地下，风从身后抱住我)

北方
风景

12.5

风不再吹
因为舌头已经干涸
昨日的阴影也像剪纸留下的废料似的飘落

一簇树叶好端端地长在树上
正如它的姊妹们宁静地沉在土里
尘土也不再飞
被尘土掩埋的字句也不再言语

活下来的全都还活着
死去的的确是死了
活着的不再动弹
是怕死吗？
有人想问，但不开口
因为风不再吹
因为舌头已经干涸

无用
功
锈
树

15

幻夢

妳的唇攫取我的呼吸
舒緩我勃起的煩躁
粉嫩的凹穴翕動
鯨吞我燃燒的飢餓
為何避諱那直白的字眼？
此刻沾滿黏液的指尖
反復探究這幽深的陰漩
妳表露緋紅的情慾
迷離的眼神低吟

我要，我要！

我要迎著盛夏的太陽
用生猛的粗鄙嘶吼
啊！我現在要屌妳的尿
噴湧的甘霖如潮汐
浸潤逐漸萎靡的堅挺
在扎根空虛灼熱的絕望中
持續愛，持續死，持續

麻痺這無常的心悸







小人潭

SALE ¥28

艳秋放假啦！下个月回归！

夾山
改梁

夹山改梁艺...
扫码进店



小人潭乙

SALE ¥28

夾山
改梁

夹山改梁艺...
扫码进店



祈雨 | 野乔

牧群简单，夕阳是真旧了，土黄色

云，爱上了漫游，不肯还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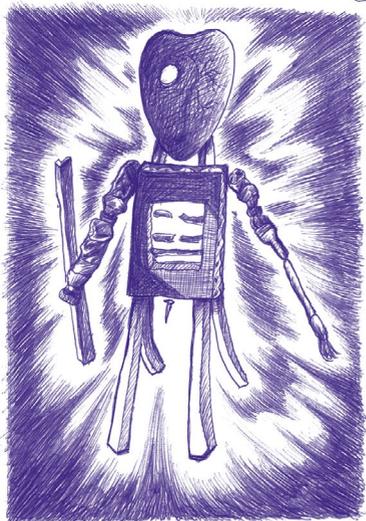
微小的事物，像是得罪了苍生

一滴眼泪的意义，你要去感受提前结束的雨季

一滴汗水的意义，是父亲留在山川梁峁的脚印

一滴水的意义，往往在盐碱地找到答案

旱渴荒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直有人问





自绘社 * | 创意·插画·平面 ©CHOU, ALL RIGHTS RESERVED.

CHOU

斑斑驳驳的金黄
 风在胡乱的吹
 沿途的一排排树早已看厌
 看不见终点的这条路
 疲惫的人
 步速越发缓慢 甚至已经东倒西歪
 火焰在草地和树林中不断跳跃 膨胀
 洪水从很远的后方涌来了

2015年10月20日17:42在14岁的生日前

我像一朵云
 一朵只能在窗外游荡的云
 玻璃倒映着我的影子
 屋内火光闪闪
 我愿下起一场雨
 却熄灭不了坚固的阻挡
 然而我知，一天
 他会坍塌一股烟
 升上天空，成为一朵云
 一朵四处流浪的云

When the sun rise and stars dim
 Your shallow shadow away from my deep
 dearm
 That everyday,you are the end of the day and
 the beginning of night
 You'd never leave the sky and my mind
 Clouds memory thaw to the rain
 My missing integrate into the air
 The wind blows,sent to you in the distance

-4

2023年1月7日工作周报

两人上班时正常，并无迟到早退。陈可乐对我司可乐评定的准确度还是很灵敏，甚至更快了。威廉姆斯的对差异的识别度也更高了，掺了10ml里掺了1%的竞对可乐也能识别。

不过，他们最近闲暇时间聊天时，会开始猜测这些可乐风味的来源。目前他们推测我司的可乐配方如下：八角、香菜籽、桂皮、薰衣草、可可、黄蔗糖、柠檬酸。“还有大约两种配方便可完成。”他们两个对这个结论一致统一。

我能明白为什么要常和他们一起吃饭，一来增加同事情谊，二来和两个味蕾极致敏锐的人吃饭像请了每家店的大厨出马烹饪桌上的任何一道菜，但上一封邮件里提出新任务“他们的员工餐改为70%以上的油炸食物”，还有“找出陈可乐写横沥汤粉的食评”，这一任务也许很容易完成，但我越来越不清楚到底在做什么，这一切都有用吗？

附录：

本周测试掺兑样品：

百事可乐、胡椒博士可乐（美国）

格林可乐（希腊）

木村富士山可乐（日本）

非常可乐和崂山可乐（中国）

玛丽亚

回复：玛丽亚

听从安排，按工作计划进行，你是他们的同事，更是抽离的观察者。一直以来你表现很好，是无可替代的公司员工。我们很珍惜像您一样的伙伴。如果有任何疑问，保持联系。

J

玛丽亚冷笑一声，这个所谓的上司“J”和Siri实属亲戚，器械电子的语气排练了太多次，经不起考究。电脑闪烁了几秒“说人话”，默念抚慰咒语讨生活，删了。手边唯一手中的员工文档都已翻旧。

“嘿，能给我读一下你草稿本上的这一页中文吗？我只看得懂‘450g、50g、8g、CO2’，你看，它这里还减半了，这家伙在做预实验的操作，会不会是什么神秘的配方。”

“我看看。”阿利拿过弗兰克斯坦从草稿本翻出的纸张，上面写着：

一个橙皮切碎
一个柠檬皮切碎
一个青柠皮切碎
玉桂棒切碎
桂皮切碎
450g 白糖
50g 黄糖
香草棒取籽 1 条
薰衣草 2 茶匙
柠檬酸 8g
香菜籽 2 茶匙碾碎
八角 4 个
40 度水里 500g 水浸泡 2 小时煮开
得到液体 1 比 2 加水充气 CO2

“减半”被打上重点，右侧手写了配方减半的含量，底下重起一遍的配料表写着精确的数字，像实验时的真实记录。

“至少可以确定这是一款气泡水的制作方法吧。”

“也许没多厉害，左下角的铅笔自画像真的看起来……”

“小学生。”两个人异口同声，“小学生的恶作剧吧？”

“如果她只是想表达，她不满意这个配方出来的味道呢？”弗兰克斯坦兴奋起来，“要不然试试做这款饮料。感觉是好喝的。”

“兄弟，我只想知道我为什么有这张纸。”

“嘿，你永远不可能知道真相的全部，全然当作拜洛斯先生现象去试一试不也很好，此刻你在 LA。”

-6

再来南坛小公园，他决定把更多的细节记录下来，一些蛛丝马迹扛不住人体大脑的记忆衰退，那就交给记忆储存卡。

“再拍一遍。”几个年轻人围着粉红马克瓷砖花坛，他们职业在做园林美化，偶尔工作期间会冒出新念头，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做就是了。正在记录“种植计划 2.0”，期望有更多的公园可以邀请他们实现新念头。

他向他们告知了之前的遭遇，前来此处的原因。“我们的工具箱里有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倒闭书店，可以来玩但没必要，地址就是这个公园，但我们在这里做项目很久了也没发现有这个书店。”两只白猫蹲在他们面前，叫了几声。

可
乐
女
工

23.5

《深夜自语》（组诗）

《一只孤独的白鹭》

立秋后的第一场雨很小
只打湿了几根发丝
我赶在天黑之前回家
沿着鹅卵石铺成的河埂疾行
眼前是一片待收割的成熟谷粒
看着金黄色的收获心中不由得喜悦
爷爷也是种稻谷的行家
在一弯腰，一起身的年岁里

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老去
他说每一粒米都是神灵，浪费就是亵渎
我理解爷爷，就像每一个汉字都是神灵
写一首诗便是在朝圣
一只白鹭兀立在稻谷中
它是这片黄昏的土地上唯一的白鹭
高昂着头颅，傲视夕阳西下
我们之间，隔着两种色差
一个遥远的季节

我
残
梦
一
般
的
村
庄
范
庆
奇

24



我甚至没办法静下心来好好思考，整个封闭期间我不间断地思考各种未解决的问题，评判事情的好坏，挖耳勺会将你打断，一个应激反应吧，就像洗澡时总是想要小便。

提问，“今天吃什么？”，无名火指向提问，究极今时不同昨日，晚在杂事里磨光了耐力，见错容错，见好不夸，琐事萦绕。乘着咖喱的小勺到嘴边还是会感叹，活着好美妙。精神追求着身体的快乐，大吃大喝，沉溺在睡梦中，懒洋洋地飘拂过人群。什么予以激励呢，渴望爱的欲望永远不会过时。一个锈迹斑斑的电饭煲熬着杂鱼，或许味道还不错，但想象这锅鱼变得尤为困难，我厌倦了成功学，厌倦了去想象具象，再付诸行动。

5月18日，虹桥镇限时开放4小时，凭借出门卡可以出小区，我觉得并无太大区别，继续躺着，都不知道怎么关心我们现在的居住环境，不知道是怎么说服自己选择等待和保持清醒，第一次在梦里吸毒了。

又或许讲道理是一件错事，据理力争的时候有多么疲惫。人变得疲惫，情谊变得坚实，拉拉扯扯

的情感现状就是社会的缩影，大城市的疏离到最小的单位也是情感维系，不过有了成功梦想后，参杂了很多利益。我不是傻，是健康和仅有的居所让人不靠争抢，也不懂太多弱肉强食。一个优点，也是一个大大的缺点，生活或许会给沉重的一击，改变所有现状，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多么虚无的存在，随时变卦，咧着嘴说再见。我都不敢再说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讲物质，讲感情，讲利益，都不及道理来得虚无，你得说服一个和你有着不同累积的经验者，谈道理总的来说没有快的捷径。

想太多没用的，总是中立，总是不发表见解，总是观察，相信有更好的表达，更智慧的事实，渴望安宁，比任何人更加愤怒。善良会以怎样的方式释放？我问我妈这个问题，她说信主就可以知道答案。我将信将疑，是否有这一可能性呢？上海封闭这段时间最需要的是信仰，至少能相信属与肉体和解的精神救赎。

我再一次崩塌了，像不相信一个利益体一样不相信。

十字架火徒暴论

现世尽是魑魅幻想，梦见皆是真赤诚，通篇文章都是吾之幻觉，见无上大十字架真神，刺穿双耳以明晰辩驳诡论。并破除封建迷信，坚定利己主义。

我想说十字架源自茹毛饮血，未生智的原人。他们无意发现了涌动的自然性，立树枝以明此志。自然生长，自然掉落的树枝。虽然我并不愿谈英文，可十字架乃舶来品，实在避不开其英意。“cross”源自拉丁文 *crux*（直柱，或者木棍）。而直立的木棍何以为十字架。开智的类人钻木取火以后，将两块木条垂直交叠，从钻通木条开始，便如洪水泛滥河堤一般捅出来个十字架。

这时的十字架并没有可供延伸的含义或是可以象征的意义，甚至只是粗制的雏形。更不用说宗教意义，威慑意义。基础的实用性来自于需求的变现：两块木条交叉得以固定物体，竖立用以抓握，横挂用以平衡。这时候十字仅作为一种巧思构造，还不被称为十字架。

如今常见的十字架大都是竖长横短，短枝偏上，生活器具也大多是这样的比例。比如陶罐，罐颈长而细，罐肚短而宽。比如宝剑，护手为短，剑身为长。尽管比例没有标准，但大体上看总是如此。所有物件里都是由端点构成线条，线条构成物体的面。由不可见构成了可见。再从可见中发现抽离的线，竖线条与横线条交错成了十字，中端的线条构成了比例漂亮的十字架。再简约点来看终端的点，也可以看见朦胧的十字形状。按着这个规律，物件里都或多或少看见了十字架的影子，若叫基督徒见身边都是十字架，是否会当场双手合十念诵阿门的赞美诗。

十字架往前无可追溯，我所说的钻木成十字论也不过是一番胡言，世界公认的十字架起源是来自古罗马的十字刑罚，最著名的自然是被钉死的耶稣，《圣经》中用 *xulon* 来特指耶稣的死亡。受刑者先接受鞭打，然后背着十字架游行至刑场（游行的刑罚似乎各地都存在，由此可见人性相通：对个人尊严意志的拷打都如此如出一辙），双手钉在十字架横木上，双脚钉在直木上。在直木上钉有短台，托起犯人双脚。这一刑法维持三天，若三天未死则会打断犯人双腿以加速死亡。忍受疼痛，口渴，羞辱，然后失血而死。死亡与十字架相伴而行，把四肢切断也不会与十字架断联，十字架亦如附骨之蛆般存在于上肢的断口，头和下体的连接中。若砍断头颅，五官之间亦由十字架建立非可视连接。因此，相比较信奉耶稣基督，为受刑者带来真切痛苦的十字架应该更值得崇拜。

在切身苦难中耶稣作为苦难的代言，是苦难的代受者，而十字架是苦难的直接作用。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分别，同样的快感因为过程的不同而产生不同时效。

在这一套完整残酷的流程面前，自杀显得耻辱且不值一提。罪责和福德都在为生命增添重量，在此添加天秤的概念，（支撑两秤的长杆和立轴一样构成了一个十字）生命初始天秤为平衡态，罪责为左秤添重，福德为右秤加码，在死时让天秤回归平衡态是生命应尽责任，罪者受罚而死，福者寿终而死。福者寿终余下福德应加持于亲眷，罪者畏罪自杀罪孽亦舍予亲眷。可这只是理想态，天秤并非竖立的稳定十字架，而是向右伏倒的十字架，长段受罪孽，短边承福力。

念及此不免感觉如烂醉般混沌，仿佛恍然见再立于大无上十字架真神面前，在其两边立着两尊巨像：右为年老男性像，左为磨损严重的贞女相，那两尊似要口吐人言，可不是人物怎会说人言：“哈！你就相信我罢！你能听明白罢！你若听不明白我的话，你应该做反犬旁罢！流口水了罢！你不可不像活着的人，活人都能控制住口水咽到喉咙里去，你倒淌了一地，淌？莫要再趟浑水罢！用地上的津液照亮你的脸看十字在你的面目上荡然无存你是张一无所有的白脸，用铁斧砍下你的面皮也流不出血，就不妨用铁弦割出你的眼鼻口。算了，舍了你的嘴罢，你不过是弥化了形，连具体的物也算不上，嘴巴于你不过是装饰。如此生命也可不要了罢！徒以耳目鼻观之，而不可以嘴言之，何其苦痛罢！你应是被铁弦勒索的木器，连声音也发不出来，不合体的存在罢！”

我要辩驳它的语言，可我被打压得不知如何思考，连站立都成问题，像是被铁钉扎了手，被木桩钉了腿，脑袋被倒吊在城门。我内观见自身混乱不堪。接着如沐圣光般清晰：我字并没有反犬旁啊！

“你满口都在谈论你，固执的脖颈让你只见外物而不观自身，而我只需内省就足以抵抗你毫无依据的语言，我将自身完全投入自身，就像酒花投入桶里发生内敛的反应。我也会不被反犬旁堵截陷入非人非物的虚无状态。而在横竖交叉处见得十字架而明晰至上的本我意志，破除一切动摇，腐朽，萎靡，支离自身的论调，由本我发展至普世层面的利己主义，你压迫人性的论调将自然消解。你石雕的躯体会被真正的人言瓦解，两幅假面孔落成一地散沙被踩进土地里伏罪。所有人都会成为自身的执者与鞭者，鞭挞会让你觉得害怕吗，交叉的痛感让麻木的人都醒来，十字形将如你一般的一切伪神都拖下地！”

我脱离那方空间未能见得巨像崩塌，似乎被填充了一肚沾油的稻草，只希望这番胡言乱语中有零星尖锐能刺到阴影的皮相。

我只是在迷恋十字架，在各处都见到十字架的影子，在边角或是接连处格外显眼，好似大如马的虱子，那十字架高如楼房，我便以为遍地都是可栖居之所，只要有避风遮雨止饥的地方，就能够生活吧。那把木质的十字架点燃取暖，把蜡制的十字架吃了饱腹，把金银制的十字架拿去换身御寒的衣服，多出来的钱够买一座山上的白房吧，半圆的矮房子，住在里面也就和十字架脱离了干系。好似回到胚胎的状态里感觉胸腔渐渐堵塞，喉咙发出神明的鸣叫，眼中世界伴随呼吸的起伏生出点滴红色孢子，吸进来的气体不再排出，聚集在面部变得肿胀，气体的枕头把后脑勺托起来，身体为适应环境像变色龙一样改变颜色：手指变紫。河流在耳边流动，新生的寓言也不乏虔诚信徒为此献身，喂哺着还没记透的鸟语为事情添加细节和解析：被缠绕着看不出形的十字架，不可外露的十字架，含肛门里的十字架，啸叫着颤动着干咳着紧绷着蜷缩着羞辱着把大脑里的接驳器吃掉，互相吃掉，信奉功利主义的囚徒用脚铐把腿脚打断，然后再起不能的滑稽剧。这样会被人记忆吧，像皮肤下的蠕虫伸出足具爬行，感知到持续不断的鼓动声音。

信仰中总存在着十字架：把阴茎看作一根竖直的木棍，处女膜是一根横直的打孔木棍，穿过这道界限便是一枚十字架，狂热虔诚的意识在痛苦和快感中初生，这便是处女崇拜。

还有人体，人体里的十字架完整，但也可以变化。如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有着多重符号意义，张开的手脚与头部连接成五角星，有着坚固的难以破坏的相关性。臂展之长和身高相等，身高与平举的双臂也成为十字架。侧观也与十字架一般是直立的个体，此时向前平举手臂，再与人背抵背，仍是相同体量的十字架。就此来看，十字架具有着恒定性，即使构成改变，十字架的体量仍然不变。在恒定之中甚至不需要二者身高，体态相当，以更高的为标，十字架亦是完整存在。我是在说爱情，相爱的人会具备十字架般的框架，两个个体合作一体。

我只是在为十字架建立普遍的社会观感，就好比在精雕的十字架上以洞穿的方式挂一块风吹日晒雨淋火烧的破布，在腌臢附面下的神圣性更值得摘帽脱衣抢地跪下吧。与此同时有必要维持肉体的健康和完整，肉体的损坏与痛苦程度并非划等号，纯粹的痛苦徒增身体负担，而有目的性的痛苦是以肉体消耗换取意志壮大，意志壮大不会直接作用在个人。而是分散在大片的个人之上，产生或利或害的影响。尽管痛苦不与肉体损坏程度相当，但肉体消耗是与意志的壮大呈正比的，向上且定量：利者之利得益于害者之害，害者舍弃的为利者提供增益，正如死亡随行于生命，寿终的人与健康的婴儿，狮子，猫狗，飞鸟，金鱼，树苗，蚂蚁相交换，作恶而受罚死的人与羸弱甚至夭折的婴儿（夭折对于婴儿来说是拯救，天生残缺的生命是可惜且被同情和歧视的），鬣狗，肉猪，老鼠，，水草，蜚螂交换。这似乎与我上述“右伏的十字架天平”相悖，其实不然，对于死者身边人而言十字架向右伏，而对于生命而言，天平是完全公正，没有小数点的高耸的坚立十字架。光是看着字里的竖直就联想和生命平行的十字，生命具备着共产主义的所有含义，是天生的共产宣言，形容的字词里都拥有公正的坚立，折不断的硬钢材，敲击的回响声铮铮。

在对事情定论时需要一个人物，那就虚构一个木匠，因为木制的十字架最为平常，信徒群体的共同信仰需要十字架作为载体。木制价廉且量产，让神得到更多供养，让更多人得到神的庇佑。我想说的木匠技艺平常，但为教会免费提供了很多十字架，教堂中央的十字架和信徒家中挂着的十字架他都有制作。如果只是这样他会是最虔诚的宗教徒，直到他在打磨基督像面部的时候觉得愈发陌生，如同饱和的公道杯，他对基督的信仰完全流走，从面部到肢体愈发没有厚度只剩下十字架在手中打磨的愈发光亮。在往时雕刻中他会在基督脚底的短台内刻上自己的名字，以此证明出处并向上帝谄媚，以神的脚下人为死后理想。直到崇拜溢满的当下，才发觉神不过是承载十字架的壳，失去十字架的神也就失去神性。木匠已不记得雕了多少尊呆板的基督像，他把基督每一寸皮肤，每一条骨头的长度，器官的分布都记得一清二楚却没感知基督的神源自什么，而没有以恭敬心去打磨十字架，更甚在十字架上留名。木匠觉悟见十字架普遍存在而神不是，如果有人忘记了神，神会没有痕迹的消亡，当人向其索取救赎，神才有了依托，那人何不信仰自身，向内榨取所求：似以燃烧的身体奔向夜晚葬礼。

十字架才是永恒的存在，这已是老生常谈，没有生命的才是最长久的，可平常的物绝无十字架般包含的意志，在万物中都可以划出十字，并因此交叉获得平衡。

信仰十字架则必须摒弃 O，O 具备的性状与十字架相似，又与十字架完全背离。在对称中 O 并不具有变化，不论线条从何处穿越，被分开的两半都是一样的实体，代表的无休止，无自主的滚动，盲从的被支配性，在不停的絮语，就如伪神的信徒，在旋转中滚向毁灭。在 O 的信仰之中往往会得到柔和的安全感，被围绕被拥抱被认同被同化被窒息，在此中只以为河水才堪堪没过脚踝，以暖流安抚身体，而不知眼鼻口中都给塞了棉絮，津液被吸收的一干二净，被一具具断肢行尸的牙齿咬住，被带着倒刺的舌舔干净了毛发，也就完全掉落进了 O 里。但在 O 中划出相交的对称，O 便被十字架消灭。

十字架之奇迹便在于其表达的直接，利索笔直的线条构成，不似□没有起始。也不似一横冲直撞。是深思过的方向意志，并且可以发生变化。不论十字架的横木如何移动，如何拉伸或缩短，或是被切割毁坏，十字架都扎根在土地。表象的变故不会引发表达的改变，在稳固的决心下信者会对这般苦难感同身受，以至于生命的藤蔓攀附在脊背，诞生出第二器官。发觉生命本就沉浸如深海，语言和行动艰难才是常态。只能没过脚踝的液体应引发警觉，这安全恒定的死水隔断与十字架的连接，由此颠倒了方向感，流水从脚踝流进耳骨，庞大到只听见流水冲刷声。

裸露出沃土预示着干涸，枝叶在生长预见枯萎，一个存在必会引动相反存在，不受制于时间，空间的跨度。一种对称，平衡的状态相似与十字架。从一个端点预知另一个端点，从两个端点出发猜测全貌，一架十字因此树立。目视十字架的空白，高傲的意志被飞蛾翅膀处决，倦怠的意志代替充斥这部分。倦怠意味着虚无主义的滋生，是对十字架的腐蚀和猥亵，直接反映在信徒的身上，造成腥臭的伤疤。徒增的愤恼如囚室的看守抑制住战栗的情绪。不止是战栗的情绪还有站立身体的过程也被怪力打断。还有什么立起来的，健康的性器被压榨着也保持立起，并一股脑射向床头。

面见十字架总有戒律：

1. 敬重但不崇拜所有神明，相信神明存在但不舍己从命。
2. 不论衣冠是否整洁都受十字架接纳。若不抵寒冷，折十字架烧火卖钱都可。
3. 食物自由，切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若有他人饥寒，不要袖手旁观。
4. 感恩一切有感知的生命，死亡的价值都是相当的
5. 切记8日以及18日。其形式上与十字架的变化对称性相当，同样具有安抚的作用。
6. 在十字架前交合的处子会基于上文所说的处女崇拜而受到祝福，长久保持热切的爱情。
7. 反对一切算命学说，所有人都有着自由意志，自由生存权，自由选择权。意志是在不停变化，不可预测的。

基督徒同样对十字架情有独钟，而为了与基督徒区分开来。十字架徒以区别于基督徒的手势划出十字，向上握拳击额面，示以警觉精神，向下摊掌击肚皮，示以健全身体。再握拳以拳峰击心脏，予以调动血液，最后以拳峰击右肩头，打破死板的平衡，予以权威怀疑。意志带动行为带动风，风在注定的时间聚拢成风暴。

正如契科夫的枪和巴塔耶的眼睛，当十字架出现了，就一定要有人信仰它。我自诩为十字架的第一位信徒，在向十字架的告解中失去自我，即使清楚意识到这种虚无的状态但仍相信十字架对称的诡影：在虚无的部分中寻找我。歧途的基督诱惑我：你们要自守，不可拜偶像。可基督的崇拜不正是诞生自君主崇拜的偶像崇拜。再以爱的言论捕获动摇的人。我也走上这样的道路，为了重回正轨，打碎十字架的观念是必然的，当我生起这念头便身如悬空，脚下没了支点，停在山顶的巨石向我滚落，一阵黑白色方格的眩晕冲向我。

在此我将曲解尼采的言论，为十字架的造神提供理论。尼采发出上帝已死的呼喊，并非是对神的质疑，而是对诸神势微的悲鸣：基督成为了权者披着皮，缝制着希腊诸神的口舌。权者舞动着膨大的怪异人权主义旗帜，尼采所相信的神明成了丑人的附庸，但仍寄希望于此后的人重振精神，神的悲剧也是他的悲剧，神明是天然存在并为尼采指引，而上帝不过是人造的伪神。尼采是以神明之悲剧共鸣未死的信心对抗丑人的嘴脸。是为无望的当下抱以未来世界的期望，是预言式的，必然发生的期望。

我深知精神延续的必然性依存于信仰之上，而平常的信仰在不绝对的基础上也是虚浮的注脚。生

命有着实体的依附才叫做生命，信仰有了生命的崇拜才称为信仰，故而生命力决定了意志的走向，而这只是理想状态。事实上巨大的号角哀声长鸣，在主义的百块荒原上引发分崩，此前从未被注意的鸟遍地栖居，生命反而附会信仰的驱使。十字架也不过是同样的食腐鸟，趁势筑巢，怪风骇人，铁链哐当，木桩歪斜。铭牌上刻着所有人的名字，木架上钉着所有人的手足，木头下淌过了所有人的血，所有人都为己身擦拭香油，所有人都复活并举起火，所有人的火将十字架烧的噼啪作响。悲剧是这样开始的，悲剧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我的干渴随着十字架的烧尽而结束，我的身体因为十字架的倒下而直立。浓烟灼目，从此如失去双眼的神婆再也看不见十字架，而十字架的空壳始终卡在我的喉咙上与死亡叫嚣。

茶盃

“碗”像是比“盃”要简明许多，继而很有一种现代的朴实意味。从器物看也如此，葵口的，莲瓣的，斗笠的，高足的，甚至于青白赤色，上下釉彩，全然被一股新潮冲散尽了。因此更适宜的是敞通明净的器，一样模子，一样光洁崭新，一样执在新旧老嫩浅深不同的手里。

此前几位友人对我日日饮茶之事颇为有意，因此询问茶叶茶具诸物。我说泡茶喝茶宜用盖碗，既便于调适茶汤浓淡，又能罩住氤氲的香气，略略练习，出汤也不成为难题，且无一般器具的烫手之难。而观其品类，满目琳琅，又胜过平庸杯盏。于饮茶而言，茶叶与盖碗已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上佳组合。

然而我是做派上的朽人，往往很擅拾余唾的，总似对新的造物有忌惮，如取盖碗而不取塑料杯。若解释一番，得来的又是满面的褒扬，“那听起来很高贵很复古”，正如新潮鹰浪，突然见一礁石，很不敢直面的，又恐其含着什么隐患，只好去历史书上“溯源从之”找些重合之处，一旦印证了，又仿佛因它既是历史上有过的，就可以抛之脑后。便利则易得吹捧，不便则难以符合现世规矩，假若是曾有的，那简直流弊复萌。

因此丢弃了一大批旧货，又开新埠买些簇新的物件，虽然不尽合用，却昭示了新，埋没了旧，从口至心。无人会在意的，其实也并未腐朽。陶坯在窑火里烧不成灰，扒拉几下就骨碌碌滚出来，若清理余烬者也亡故了，新人不接替，即使美瓷永远要埋没，留给新的双目的唯一一片灰。假使天地感于斯，说不定搬山煮海，这一堆灰也压在地层中成了书页似的化石，被新人掘出来，得到了，但是早已丢失了。

星期五

高速边的房屋
亮着多少盏灯
路上就堵着多少个父亲烦躁的红色尾灯中
放映着儿子金色的期盼

一片银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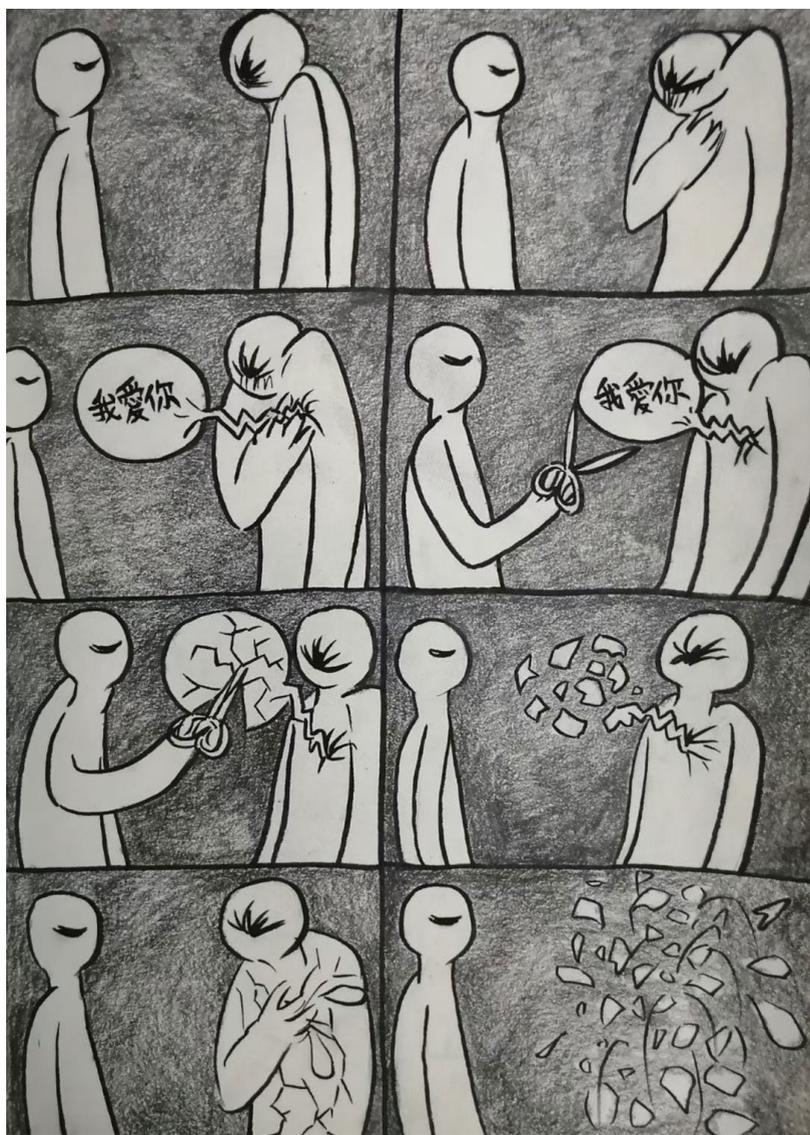
绿色的时候
我喜欢枝头的土壤
不曾羡慕过，交流的鸟
一到秋天
我就变得敏感
坠落，我幻想过
落到一辆翻斗车上
拉到郊区
一阵风把我拐到乡下
落入路旁河中的时候
我知道
我将陷入规定的河道
直到我离开这个城市
鱼，我害了一条鱼
就在我同她说话的时候
一个鱼钩，穿过我的叶身
将她的嘴仅仅勾住
无法逃脱

武器

医院周边的早上
是食物最活跃的地方
看病前
看病中
看病后
饥饿感还在
恐惧从胃撤退或者还未抵达
就是生的福音
上帝企图把病人吞噬
就要把早餐摊的生活气吸干
看看那滚烫的热气
上帝也漏出胆怯

树

要不是山的阻拦
废墟上的那棵树
早就挂起朝阳
要不是穿过的红色自行车
路两旁的树
可以萧瑟到明年春天
冬夜，干枯的枝条
愁绪无处可藏
风的鞭打下
总有树失了眠



《窗子里的世界》

是的，低矮的房间
从未冷清过，一直如此。
这似乎是一种新奇，
虽然人们认为窗外的世界
多是他们该呆的地方。
被褥，枕头，墙面，垂立的衣服
皆是灰色及它们的影子。
包括我自己被包裹在
被众人所忽视的细微的条纹中。
眼睛顺着这如海浪的纹路，
到达未知。
即使光线灰暗，
我竭力游去，仿佛对岸有光。
是一双明亮的眼睛。
那是一个妙龄女子，
被挤满天边的瞳孔，里面装满了星星。
我试图接近，
她像故意避开，带着羞涩。
空气变得稀薄，
她躲进床上酣睡的公猫肚子里
方不知它是女子的宠物
是从未知而来，
正如我拼命的向往……
我抓住它的尾巴
如感知脉搏一样，跳动

我进入一个梦里
里面没有房屋，只有高大的藤蔓
每片叶子上凿出一扇窗户
里面没有人类，却有铁路
有陈列的枪支和麋鹿的标本
有不知名的药水
和被遗弃的实验室
声音从头顶响过，是水滴声
这不是梦
一切还能进行
像窗外正在发生的
飞机穿过一重重云雾
这是鸚鵡从未见到过的情景
它们习惯了呆在墙角里
是的，包括那只吃肥的猫
这一生从未想过
鲤鱼是活在水里，而不是
像艺术品一样的盘子里

一切都在进行，像进入梦里
像窗子里的世界

夜色不美从你的吻开始，
我忠于爱情但把它葬进土里，
阁得

32.5

《猫》

猫突然跳上餐桌。嘴里似乎叨着东西
一块玻璃——有人工制成的弧度——来自
某个器皿。在五月，远离梅雨的客厅
我们用它装盛西晒的阳光
当谈话牵涉到嫉妒的心。保持镇定。
文学话题不过是欲望的幻象 你觉得我恨你

六月——保洁来打扫。因为酒精过敏
冰箱结霜；在厕所的地砖缝隙失去爱情。
你疲劳于步数统计，在绝境冲刺，没有时间 福
将袜子归拢到一处。陌生的闯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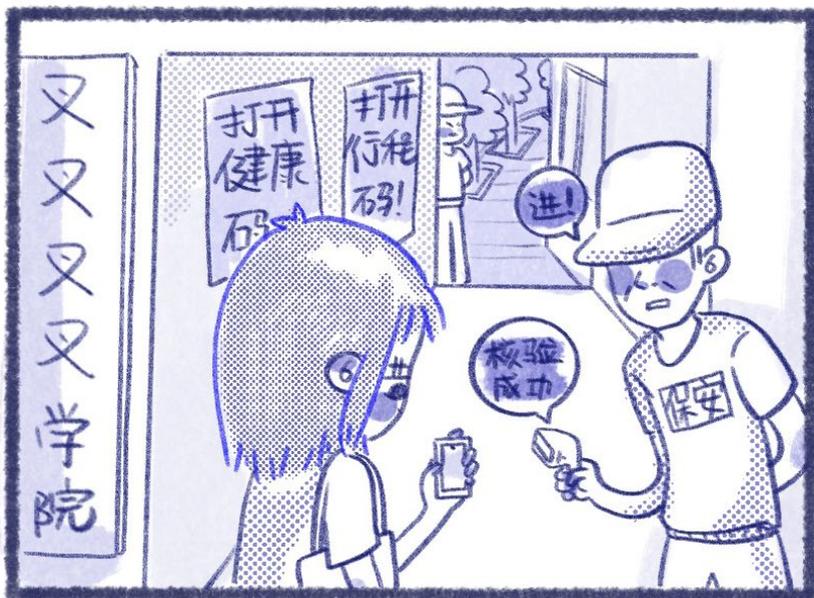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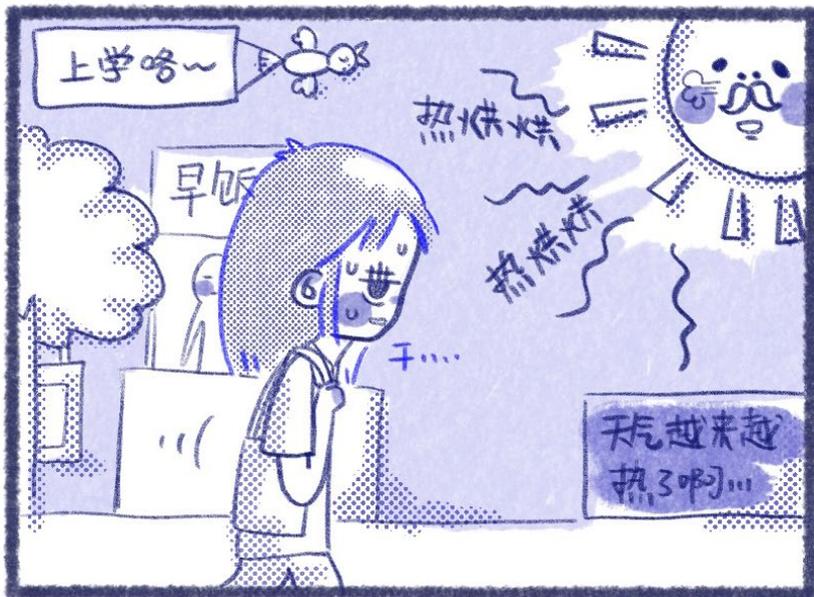
在卫生死角里邀功：粉碎的日常生活
移动硬盘里有十年前的日记

越过干涸的早餐餐具，传递一杯热茶
越过猫（正躺在地上玩弄一块锡纸皮）
七月开始写诗。“为什么不写猫？”
对一万块钱的洗碗机和露出毛刺的木筷子
一视同仁，身处危险熟视无睹
因此赢得富有的童贞、黑暗中相拥而眠的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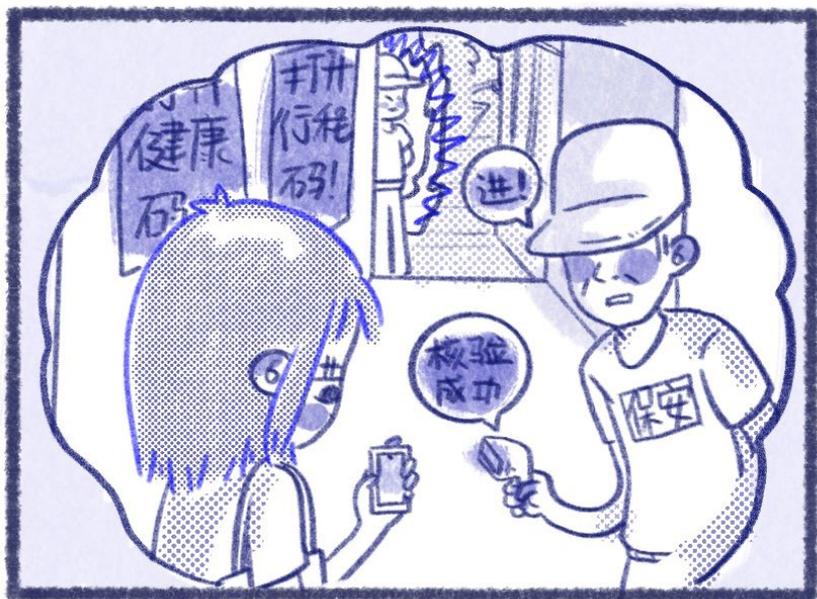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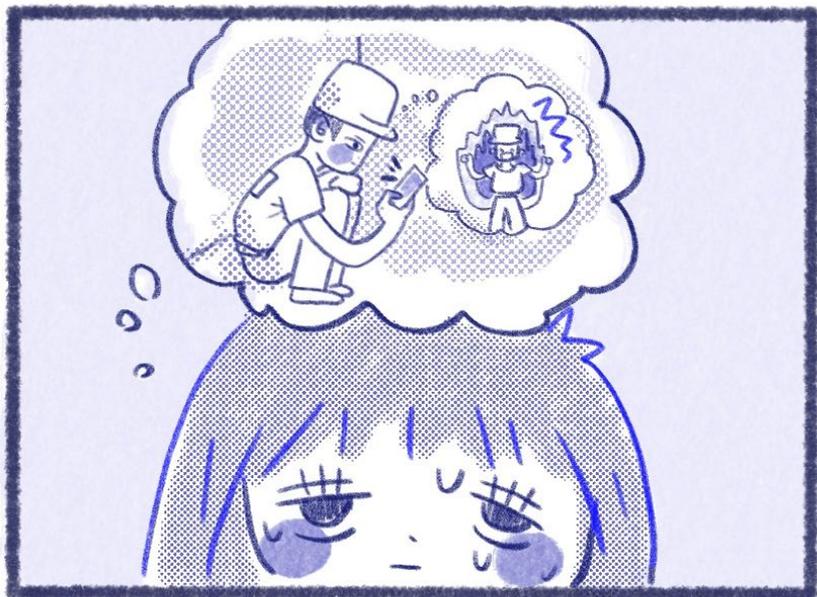
黄普专栏
黄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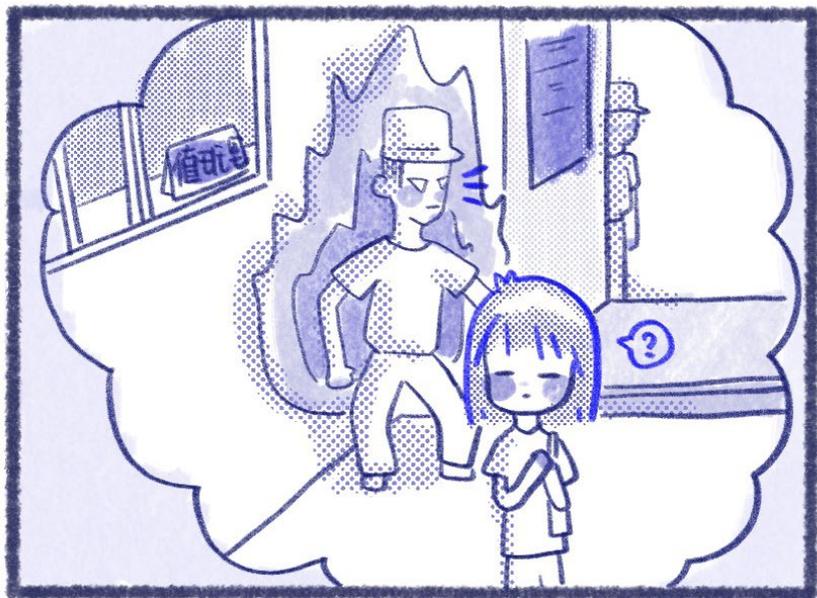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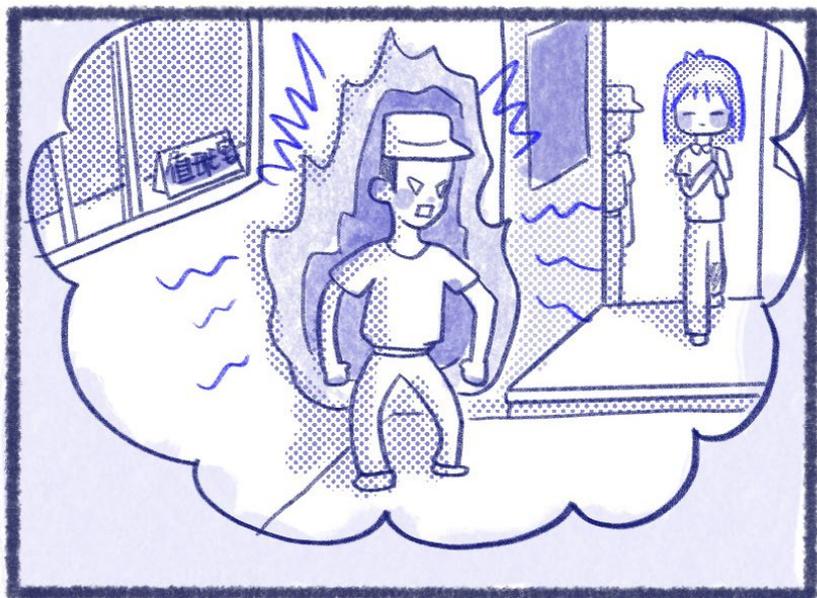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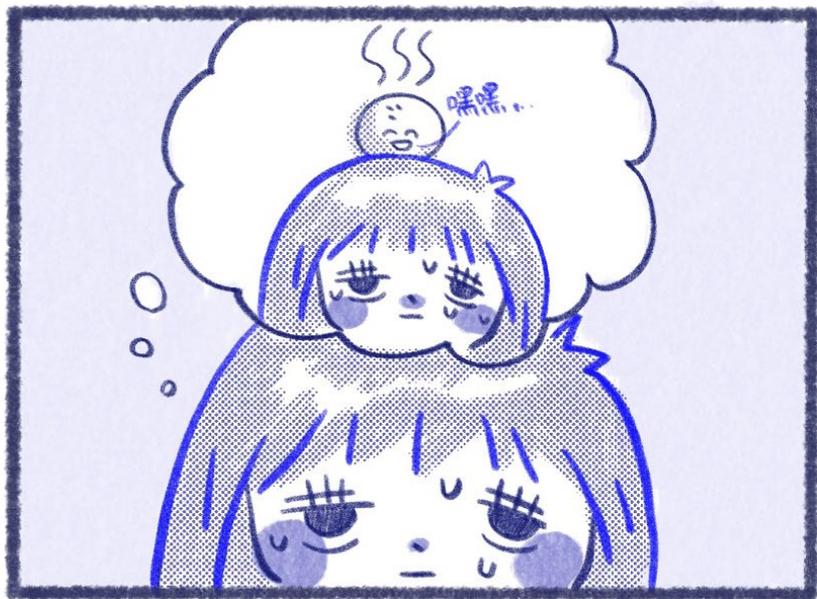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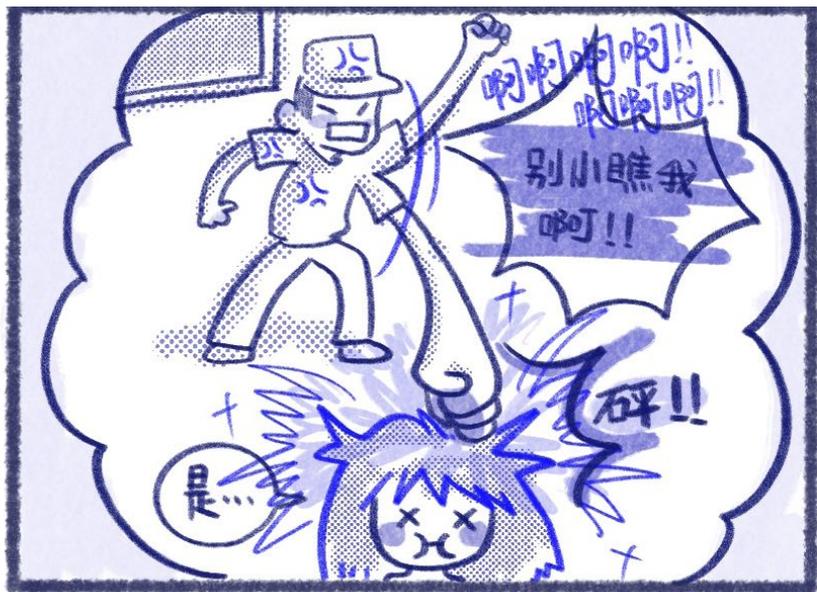
《大太阳》











@超级小鱼干

三年前，香港，刚开通的高铁九龙站，相册提醒我已经死去的记忆。两年前，南京，芦笋浓汤盖住半熟的牛排。一年前，苏州，相机时间码错乱，把新照片混进旧相簿，我从天星小轮穿越到白色人造沙滩。墨西哥旅途归来，我又一次鼻塞伴随着咳嗽，辗转难眠。不安地反复测试，仍是阴性。对日子的感知已经被麻痹，我从自然的惩罚里迅速康复，甚至忘了到底不舒服了几天。三四五月，一切大乱，放弃回家的打算，草草退了机票。人的一辈子，没有什么是定数。当时想回国做些什么时有多慌乱，现在想暑假该怎么办就亦如此。退票前后，接连两次，听见课友或地铁里的新加坡人聊起航班，眼里止不住的羡慕。海，哪里都湛蓝，哪里又都是不一样的蓝。夕阳在另一面沉下去，天空黑掉，我们泡在水里数星星。即使看着美好的事物崩塌，面对无措的前景，感知不安的预兆，还是想回到熟悉的土地，见一些许久未见的人。在坎昆的中餐馆吃到酸菜鱼，熟悉的饭店味与烈日一同晒伤了我。故乡美食很多，我并不怎么怀念，倒是某一晚吃到酒店的铁板烧，让我疯狂忆起运河边那家屡次造访的餐厅。三年前，跳上那班飞机时，我只想逃离。太平山下的披萨店有发响的烩饭，我在步行街上买了条运动短裤。红茶，卖我难忘的海南鸡；地铁与公告栏，有时代的阴影。二零年三月，我像个幼稚的小孩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多留学生宁可买天价票也要回来，父亲告诉我，有的事情，不完全是理性说了算的。二二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五点，东航 588 次航班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我截下时刻表，清空浏览器页面。他们说，今晚有十年难得的曼哈顿落日。我拉下窗帘，在脑子里想象。在另一个平行宇宙，日落前，我的飞机腾空而飞，上海依旧热闹如初。在现实，我在陈旧的七号线车厢里，看一架飞机从远处腾空而起，列车转过弯，从视线里消失。我知道那不是我的飞机。我希望那是我的飞机。可惜，生活不是电影。哪有什么「四月是最残忍」，最残忍的，分明是六月。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们在大段的空白中，混杂体会各种告别里的无声鸣咽。

12. 被说矫情的孩子们都死了：试图命名，困于修改

他说，我想飞。

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些什么

他爬上天台。（他爬天台

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些什么

他一跃而下。（他跃下

他们看着。（他们看

像一个黑色的瞬间，

他不知道，自己被抽走了一根骨头，

可他知道，缺少了一根骨头

便无法飞翔。

他们看着。说了些什么。（他们看。说。

一群人离开了，举着一根巨大的骨头，（一群人离开，

雪白的，横在一切上，
像天使的羽毛。

一群人向远处寻觅，

满地的绝望老实地坐着，

听一个洞讲述上世的故事。

一群人坐了下来。

另一群人走了，

走到另一根布满裂痕的骨头上

（趋向断裂

The Cave-Fantagraphics Step

温暖的汤汁总会让我忘记了睁开双眼，进入梦中，梦内的蒸汽常常滚落了耳朵的肉块，把我唤醒。完美的事情没有缺陷的经历，舒服就如无皱纹的额头传出的声音/不会进入奶汁滴落的耳朵内，皱巴的额头却总骑在马儿上，下发指令。

- 77 -

The Cave-Fantagraphics Step

五:

我完全没在文字中找到应有的荣誉感，
我只能看到自己那张丑陋的
脸

- 78 -

十四：后记三

悲伤（创造）的河域：

倘若你持续按下马桶的冲厕键，粪便会在摩擦中以螺旋地方式消失在你的眼球内，随着粪便的离去，你忘记了粪便温暖的热度，或依稀记得粪便被创造前的冰冷，逝去的粪便随着时间流入看不见的管壁内，你或许眷恋、或许失落、或许你的肠胃从未蠕动过。

写作的过程如排便，需要粪便的创造与逝去的悲伤，悲伤等同创造，创造后逐渐出现愉悦，粪便流淌的过程被我注视着：

持续包裹在愉悦与温暖内，才能使得对等的悲伤持续下去，从而使我活下来。持续着双面的熟悉感才使得熟悉后的失落感更熟悉、且强烈，从而使我更愿意活下来。

猩红逐渐随着尾声陷入暗淡，辅散前的喜悦和镜片的颜色遮蔽了猩红的红漆。倘若镜片的倒影漫无目的地收缩着你的眼球，你还能泛起回忆前的鲜血吗？你的瞳孔在

“凸透镜的错位”内无法通过凹透镜看清回忆的悲伤，你的瞳孔也无法在非冰冷的铁质马桶上看清凝成冰的泪珠。

喜悦感的尾声如同待枯竭的血液，血液流尽后、逐渐下称为善与平静的物质。

让我看看你的瞳孔是否还遗留着枯竭，倘若倒影不被枯竭映射，那尸体就如同空境。

倘若橘光的日晒应当被追求与认同，那血的猩红也不应遭受歧视。蛋壳内的闪光确实使我愉悦，可夜晚时更为让我期待的，是闪光后的失落，不过失落的确是让其余人抱有不悦的情绪，但对我而言，它却是活下去的原因。对它们抱有越大的期待、越增强失落的触感，直至触感如包皮般包围住我，我的喉结才停止嘶吼的声响、停止红色、停止橘光下错误的选择左边或右边，停止那可悲的空境。

春日的歌，是没有三月，四月，和五月的

春日的歌是没有三月，四月，
和五月的。

三月流浪，
去了。

四月，
凭空消失。

五月，不得而知。

没有人在春日里歌唱，
她，使你，
失声。

没有人在春日里祷告，
主已睡去。

春日的歌是没有三月，四月，
以及五月的。

三月失语，
四月失音，

五月见证花的枯萎。

春日的歌是沉默的歌，
是，
水的裂缝，
里生出的纹理，
途径，
永恒，
疼痛。

是，
雨的颓败，
淌出的烛泪，

生成，
三月，五月，
和第五个季节。

春日是不属于任一时空的。

她独立，
独立于三月，四月，

连同五月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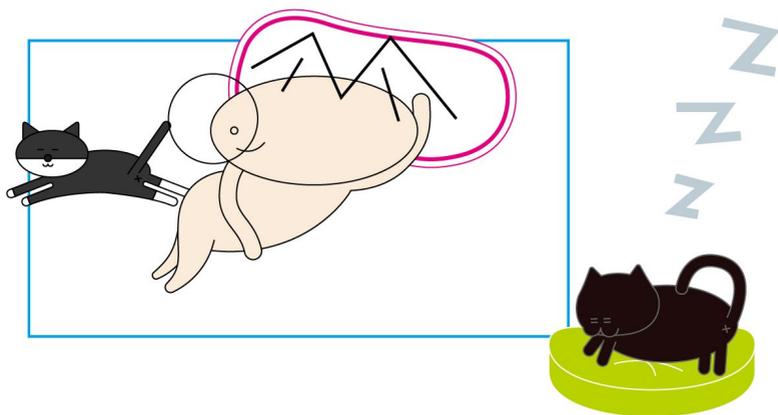
我拿我枯槁的骨头向你换一个春日，
你只是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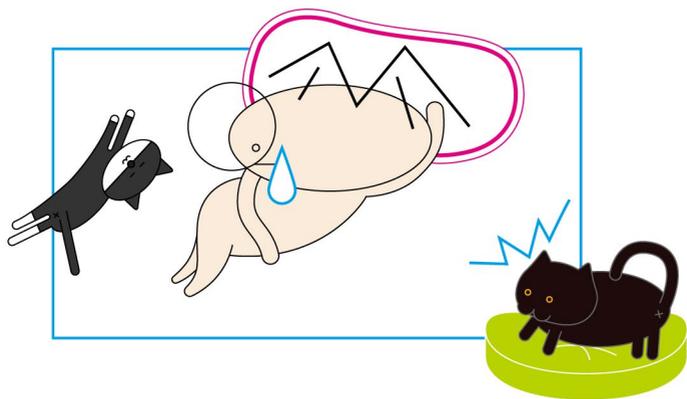
春日连同三月，四月，
以及这世上所有的月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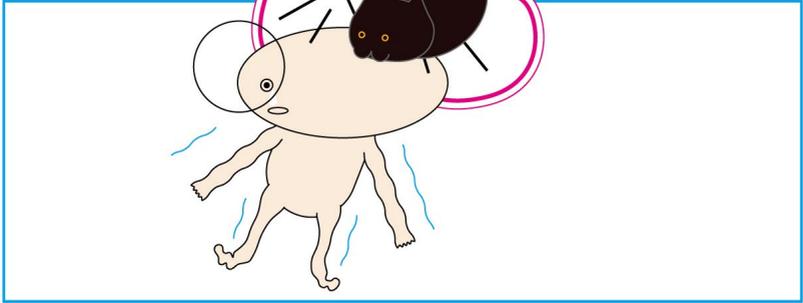
消失在，
烛泪，
的纹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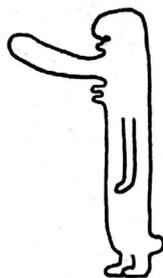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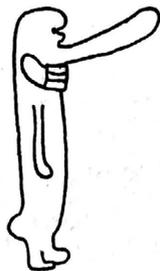
《天气预报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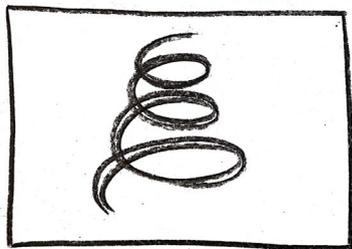
鸟撒了一泡尿
让你以为是雨
你还湿漉漉的
给我打电话
让我带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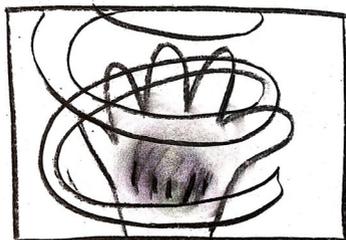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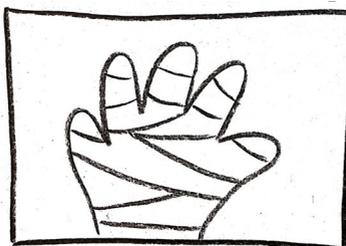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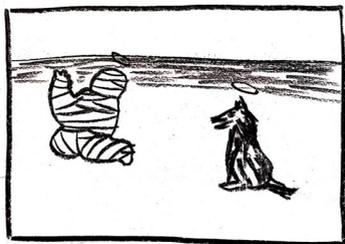
"....."



"....."



"....."



"....."



"....."



"....."



"....."

ZUNGAN
GAN



ZUNGGAN 仲閣





目田书店
UNFREE BOOKS

“我大半夜看书，冬天去到南方。”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 Thomas-Stearns-Eliot

